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青春终究是幸福，
因为它有未来。

南适
著

我总在最深的绝望里，
遇见最美丽的惊喜。

爱情风投

Venture capital of love



爱情风投

Venture capital of love

南适
著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风投 / 南适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404-5591-0

I. ①爱…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4474号

爱情风投

南 适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邓映如 任勇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1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6.75

字数: 300,000

ISBN 978-7-5404-5591-0

定价: 26.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 目录 \ contents 】

第一章 现实不过如此	001
第二章 高档商场里的灰姑娘	009
第三章 都是现实的错	017
第四章 哪里才有怒放的生命？	029
第五章 其实，只需要一个拥抱	037
第六章 只要你够 M	051
第七章 公子与小白	065
第八章 我曾经爱过你	081
第九章 他在哪里？	099
第十章 相遇是相逢	111

第十一章 金粉不是甜的	125
第十二章 谁是谁的猎物	133
第十三章 爱情要为现实让路	141
第十四章 那是一种分别	149
第十五章 处或不处，这是一个问题	159
第十六章 哭泣的灰姑娘	173
第十七章 生育能力检查	185
第十八章 护仔的母鸡	193
第十九章 各是各家人	207
第二十章 谁是谁家妻？	219
第二十一章 他日狭路相逢	231
第二十二章 过往不过是一场点滴	243
第二十三章 你要的，到底是什么？	255

第一章 现实不过如此

“方良，我最后问你一次，你要不要去上班？”

袁方良看着她，摇了摇头。

楚涤青一口喝完咖啡，“那 OK，我们，分手吧。”

袁方良搅着咖啡的手一动，脸色苍白。“你说什么？”

楚涤青低头看着自己相交叉的十指在略有点神经质地扭动，终于开口：

“既然我没有你那些虚无缥缈的梦想重要，那你去追你的梦想吧。我们谁也不挡谁的路。”

袁方良低声喝了句：“涤青！”

楚涤青别过头，外面阳光正好，一个小孩子手里牵着喜羊羊造型的气球由妈妈领着手，蹒跚经过。喜羊羊越走越远、越走越模糊。

“涤青——”

“我不想再吵，也不想再等。我已经等了八年。”楚涤青迅速截住他的话，“在前七年里，我什么也没说。我支持你的梦想，可是第八年，你仍旧不成功。方良，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希望有幸福稳定生活的女人。我们互相放手吧。”

“这是你的借口？”

“随便你怎么理解。”

“你只是想离开我而已，对吧？”

“随便你怎么理解。”

“楚涤青！”

“我说过，我不想再吵。如果你想我们继续在一起，那你放弃你所谓的创业，去上班，我们俩可以支撑起一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但是，如果你一味坚持你自己的路，我也不再迁就，有权利去追求我的生活。”

袁方良略歪着头，看着她：“你熬不下去了？”

楚涤青漠然地望着窗外：“我不是你的附庸。”

“八年的感情你都不顾？”

“如果你顾，请给我一个至少安稳的生活。”

袁方良忽然嘲讽地笑了：“这世界真是庸俗了啊，连当年的先锋小诗人楚涤青都考虑世俗的享受了。”

楚涤青坐着纹丝不动，大波浪卷发也掩盖不住她一脸的疲惫。她真的累了。做投行的没白没夜，压力又大，与袁方良之间的事更搅得她寝食不安。感情似乎没了，心硬了，每次一想到与袁方良的关系，除了不耐烦，已经再找不出别的感受了。

说吧，只要他想说。她不想在这最后的时候，两个人互相伤害，没意义。

两人沉默了，沉默就意味着尴尬，尴尬就意味着难过。咖啡馆里静极了，隔壁桌有翻报纸的声音传过来。

袁方良抓了下头发，“服务员，有酒吗？白酒。”

威士忌送了上来，袁方良颤抖着手端起，未及送到唇边，又放下。

“涤青，我知道你个性好强，其实有时我也觉得对不起你，没有给你好的生活。可你既然已经等了八年，为什么不再等了？可能——明年我就成功了呢？”最后一句，袁方良自己的声音也暗了。

楚涤青手指拄着嘴唇：“我不后悔。”

袁方良喝了一大口酒，辣意冲上来，冲到眼睛里，也冲到了大脑。

“我知道，女人都爱享受。”

楚涤青转过头来：“方良，你这么说什么意思？我没跟你吃过苦？”

“吃过，我承认，你和我吃过苦。但现在呢？你放弃了。”

“我累了，我走不动了，我跟不下去了。”

“别找理由。”

“怎么是理由？”楚涤青眼里的泪忽地就窜了出来，“怎么是理由？方良，我们是要生活的，我们什么也没有，你怎么生活？现在房价这么高、物价这么高，我不想大富大贵，但是，我也想要一个体面的生活。方良，我早说过，如果你去上班，我们的日子过得不差的，方良，你为什么不能

体谅我、我这个女人？”

袁方良沉默了会儿：“涤青，我知道你跟着我没享什么福。可是，这个项目是我的梦想，我希望能成功。平凡的生活，唾手可得，但不是我……”

“是我想要的。”楚涤青重复着说，“是我想要的。女人是希望安稳的，尤其我这样的年纪了。方良，真的，我累了。我现在只想要有一个家，早上出门去上班，晚上回来，平淡地做做饭。”累了，毕业就进了投行，做到现在，累了。这一行，真不是人做的，天天在天上飞，飞的日子是什么都忘了。

袁方良看着楚涤青，深深地、深深地。楚涤青垂下眼帘，看着格子的桌布。

蓦地，袁方良问：“你有新目标了？”

楚涤青一激灵，像是一条蛇窜进了心里，她略一迟疑，摇了摇头。

毕竟是相处多年的伴侣，袁方良没有逼问，只是自嘲地笑一笑。“有了新欢、忘了旧爱，再正常不过。可是，涤青，你记不记得《烂柯山》里的那个故事，朱买臣的故事。”

袁方良的话看似简单，却很尖刻。

朱买臣，多么具有讽刺性意义的故事啊。

四十九岁的朱买臣一直是个落魄书生，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科举上，考了二十多年，始终不第。妻子跟他受尽了寒酸，终于忍不了了，逼他写休书。两人费了一通口舌，朱买臣说：“人都算我明年得官，得了官啊，把个夫人的名号与了别人，你不干受了二十年的苦？”

其妻说：“我苦也受够了，是我问你要来的，不干你事。”

朱买臣写了，两人分开。几个月后，朱买臣高中状元，其妻拦着他披红挂彩的马要复婚，他在马前泼了一盆水说，如果作为前妻的她能把覆水收回来，两个人即可复婚。

洋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初看时，楚涤青很为朱买臣解气。而当日子逐渐流逝、她长大了后，慢慢地，她改变了主意。

这个过程太难捱，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有日期的事情。在这漫漫的等待中，希望被残酷地一点一点被磨得失去了亮光，你靠什么支撑下去？

楚涤青冷冷地说：“多谢你的劝告。姜子牙的妻子虽然后悔，但也是在快要九十岁的时候，我活不到九十。”

袁方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笑声仿佛哭声，十分难听。

楚涤青叹了口气：“方良，你为我想想，好不好？正经去上班，好不好？现在年头不好，谁知道你什么时候能成功？——即便是获得了风投，又怎么——”

“你要走，我不留你，但你不要来说服我、动摇我的梦想”，袁方良说得斩钉截铁，连余地都不留，“你要放弃、要背叛，不必找这借口。”

“放弃是我想明白了。我还需要什么借口吗？”楚涤青忽然勃然大怒，“袁方良，和你在一起八年，我花过你的钱吗？你这么说我，公平吗？我楚涤青要模样有模样，有能力有能力，我无非就让你放弃一点点你的理想，你都不肯，我为什么还要等你？——你不是说明年你会成功吗？成功是什么？不就是有钱吗？那我为什么不现在就离开你、找个有钱的？袁方良，你知不知道，任何的资本都是有时间的概念，而女人最大的本钱就是她的青春？我怎么就能相信你，在飞黄腾达之后，还能想着我、记着我、对我不离不弃、不觅外面的花草野食？如果有现货，我为什么要等期货？”

袁方良的头慢慢垂下去、垂下去，垂到楚涤青的心里发软、发虚——她刚才说了什么？

“钱！说到底，你还是挨不过。你就是想嫁一个有钱人。”

楚涤青的怒意似开了闸的三峡水，全冒了出来。

“我就是挨不过！没必要跟着一个连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的男人。天天谈理想、理想，这个世界车水马龙、人流交错，理想不成功，就是幻想！幻想一文不值，谁心里都有数不清的幻想。”

袁方良“哼”了一声，脸上浮现出若干迷茫、苦笑、嘲笑或者有些自嘲的神色。这表情像是油里蹦进了水，让楚涤青的话语更爆：“作为一个女人，爱有钱人有错吗？如果你说有错，那你告诉我，女人最大的资本是什么？显然是青春！青春是什么？即便是再美的人，青春也比年老时好看。判断男人的标准又是什么？有人迷普京，那他如果只是一个街头烤肉串的，你还会喜欢他吗？男人就要靠硬性指标来衡量，就像全民都在搞 GDP 一样！”

“这是借口，不是理由，真正的理由是，你楚涤青嫌贫爱富，为了钱出卖自己，不要爱情。”

楚涤青的火意节节升高，今天本来是想聚好散，即便不能牵手走到底，至少也不要恶言相向，毕竟，自己最好的青春时光是和他度过的。

“袁方良，你说话要负责任，和你在一起，我图什么？我什么也不图你！到现在，你为我想过什么？我负了你什么？你又为我付出过什么？”

“难道我不是因为才你回国？”

楚涤青望着他，脸色苍白：“你是为谁回的国？”

“当初美国……”

“袁方良，我看你还是个男人，你有点骨气好不好？为我回国？如果这笔账算下去，那我问你，我又是为谁失身？”

理想与现实的交困已经让袁方良非常地敏感，酒精的刺激也让他的语言不受自己控制。他有些摇晃，神经也像舌头一样变得木而直，他忽然大笑：

“楚涤青，你确定，有男人会看上你这个二手货？”

楚涤青的心像被冰刃划开，血迅速地冒了出来。她倏地站起来，几乎是同时把杯子里的水泼了出去，然后毫无停顿地从钱包里拿出五十块钱，拍在桌子上，看着正在抹脸的袁方良平静地说：“AA，一人五十。从此各走各路。”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所谓好聚好散，不过是梦话而已。不大吵一架，怎么才能分手？

楚涤青赶到何绮的家中时，她刚煮了饺子，松松垮垮地挽了头发，十分贤惠地坐下来准备吃饭。

楚涤青进门：“你再去煮吧，我先吃。”

何绮看了她一眼，无声无息地转进厨房。五分钟后，转了回来，倚在门边儿，看着那位正在低头猛吃的人：“你怎么了？”

楚涤青不说话，蘸着醋，一口一个，吃得十分香。

何绮也再没有说话，进了厨房，不一会儿，两盘冒着热气的饺子端上了桌。

窗玻璃被罩上了一层白汽。何绮也没有再问，两人默默地吃着。三盘饺子一扫而光，楚涤青放下筷子：“给我拿碗原汤来。”

何绮起身盛了一碗原汤，楚涤青喝了，神清气爽地说：“我和袁方良完了。”

何绮打了个嗝：“抱歉，你说的是什么？”

楚涤青差点没龇牙咧嘴：“我是说，我和袁方良完了。”

“哦。”

楚涤青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何绮，你听清了没有？我是说，我和袁方良完了！”

何绮似乎是无可奈何：“楚楚，你要是舍不得，你就不要分手。既然分了手，你就自己认。搁我这儿吼什么？”

楚涤青指着她：“你、你、你、你这个大学教授！”

何绮笑得无辜无奈：“错了，本人只是一介青椒。”

楚涤青坐回椅子上，泪往外滚：“死何绮，你有良心没良心？也不安慰安慰我。”

“早分早好，免得老吵。”

“何绮！”

何绮叹了口气：“楚楚，行了啊，说吧，说说吧。”

楚涤青憋了半天的气，让何绮这三缓两缓，死活发不出来。她忽然站起来，坐在何绮身边，抱着她就哇哇大哭。

“你说，我是不是太坏了？真的。袁方良对我那么好，我还记得那年我实习，回来的路上下大雨，打不着车，我在离学校还有几站路的桥下避雨。他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了。他非要来接我，我说不用。他却非要来，怕我在桥下站着累。一路把我给背回了学校，路上的水都到他的小腿。何绮，我趴在他背上，撑着伞，第一次觉出了幸福是什么。”

“……那时候在学校，我不想自己穿得不像样子，可又没有钱。他便鼓励我去买我喜欢的衣服，自己却去超市里买最便宜的运动鞋。”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都是袁方良炒菜，只因为我说了一句炒菜伤皮肤。他说，他希望他老婆是最美的。”

楚涤青的泪成串地掉，湿了自己的脸，也湿了何绮的脸。何绮静静地坐着，听楚涤青说：“你说，我到底是怎么了？我怕吃苦吗？这些年，我没吃过苦吗？我不知道袁方良也吃过苦吗？打工、打黑工，最惨的时候一个面包、一瓶可乐，支撑了一个星期。你说，我们是怕吃苦的人吗？为什么我现在就放弃了呢？何绮，你说，为什么？”

何绮沉默地坐着。

到了这一天，还有什么可说的？女人的心事只有女人才知道。在某些方面，再专业的男心理学家，也抵不上女同类的直觉。

“楚楚，你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有一句话叫：能够改变命运的，只有金钱、权力和性。我们出身贫寒，一无所有。如果你真嫌贫爱富，也

没有什么。谁不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呢？社会就是这么残酷，只要你觉得那是你的幸福就好。”

“何绮，我不是——”

何绮转过身，给她抽了几张纸：“我记得上大学时，有一个家里很有钱的男孩子叫什么——叫——”

“林晓川。”

“对，是他。他那个时候不是一直给你送东送西，又送花又送钻石，你怎么那时候没动心？现在后悔了？”

“不，”楚涤青坚决地摇头，“我不后悔。再来一遍，我还是不后悔。林晓川就是个纨绔子弟，谁嫁他谁倒霉。”

何绮笑了：“楚楚，我很相信，你的脑袋是清醒的。世界上的路没有一定是错的，只要那条路是你想走的，如果失败了，愿赌服输，你别怨天尤人就行。”

“我……”楚涤青说不出来话。怨天尤人？

“楚楚，别多想。要么现在回去找袁方良，告诉他你错了，你要和他和好。”

“不！”楚涤青想都没想。忍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一旦开始有了“忍”的痕迹，似乎一切的粉红温馨都只剩下了灰蒙蒙的惨淡。这种惨淡会直接打破原来所有的温馨。这种惨淡，已经困扰了楚涤青两年多。无论如何，她要做这个决定。哪怕她再找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她都不要再跟着袁方良过这种看似有希望、却不知希望在哪里的生活。

“那 OK 了。既然你无论如何都不肯再回头找袁方良，那你就不要再哭了。无论你和袁方良分手是为了什么。既然是你的选择，就勇敢地走下去吧。”何绮站起来，一边收拾着碗筷，一边说，“爱到尽头，覆水难收。感情熬不过现实也好，金钱斗不过感情也罢，终究是，一场春梦了无痕啊。”

第二章 高档商场里的灰姑娘

星展百货，高档商场。不过，楚涤青也就这时候来买，正价的时候她是绝对买不起的。她拎着大包小包，转了一个店又一个店，一层的化妆品，逛完了。二层的休闲区，逛完了。三层的淑女区，也逛完了。四层……

旁边有人经过，声调里带着些惊讶：“小楚？”

楚涤青回过神来：“啊，是你，Mars。”是一起做过IPO项目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沈星岩，旁边还站了一位中年妇女，保养得很好，很有风度，眼睛很有神。楚涤青迅速地扫了一眼沈星岩，难道这是他妈妈？

沈星岩看着她手里的大包小包：“来血拼？”

“啊。”楚涤青忽然有些不好意思。“你也来？”

“我来陪我妈给我爸买点东西。”

“哦。”楚涤青的手里都是东西，腾不出来，她只好抓紧带子，并直腿，略略低了下上半身，“沈阿姨好。”

她感觉有两道目光迅速将她从头打量到脚，“嗯。星岩，这是——”楚涤青忽然有些拘束。

“我一起工作的同事。”

“事务所的？”

“不是。她是一个证券公司的，主要是给人做上市。以前和她一起做过项目。”

“哦，”沈妈妈不咸不淡地说，“怪不得有钱买这么多东西。”

话很平淡，无可挑剔，似乎连语气都很正常，可是，就是有点不对。

为什么不对？

她抬起头来，笑吟吟地说：“沈阿姨说笑话了，我们都是做辛苦工作的，哪里有钱？”

沈妈妈的嘴唇略弯了弯：“是吗？我看你买了这么多东西，都不便宜。现在的年轻人，真舍得花钱——其实，花是对的。”

话还是不大对，楚涤青不知该说什么。不是不知，她只是不想，不想让沈星岩难堪。

沈星岩的眼睛里盛满歉意与感谢，“做投行的天天在外面出差，一年难得逛几回商场。”他抬手看了看表，“时候不走了，我爸还在酒店等着呢，我们走吧。”他一只手扶着妈妈的肩，转过来对楚涤青说，“你也要逛逛这层？”

“不，不用了。”楚涤青有些狼狈，又腾不出手来摆，就直接说，“我只是忘了，走错了路。”

沈星岩笑了，“行，那我和我妈先过去了。”

“嗯，你们去吧。沈阿姨再见。”

沈妈妈微微点点头，随着儿子走了。

“人是衣裳马是鞍”，这个圈子就这样，如果连衣服都穿不利落，怎么去见人？人家穿着宝姿、你穿着便宜货，站在一起，那气势是一样的吗？——又不是在学校的小姑娘，能比清纯！

楚涤青拎着大包小包的下楼，感觉手机在包里震动。她想东西腾到左手，却死活拉不住。电话一个劲儿地震动，震得她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把袋子放在地上，呼地扯开拉链，从最里面掏出手机，“喂？”

“小楚，你在哪儿？”是他们的头儿。

“在外面买东西。”广播里正在传出温柔的声音，“各位来宾，欢迎光临星展百货。五楼……”

“你还有空逛商店？”头儿的声音像暴怒的狼，“我问你，允力科技08年的资产负债表你看过没有？”

楚涤青心里咯噔一下，“我看了呀。”

“核了吗？”

“核了呀。”

“那好，你现在回来看看，核没核。”电话咣的就断了，楚涤青欲哭无泪。做事不仔细是她的老毛病，怎么改也改不了。

楚涤青浑身发冷地站在商场中间，来来往往的人流，满目生人，没一个自己认识的，甚至没人看自己一眼。现在回家肯定是来不及了，拎着这大包小包进公司，也不切实际。那把这些东西放在哪里？

这个时候，她开始恨自己没有车。有车的话，往车里一丢，一切都搞定。

她站了一会儿，只好咬着牙拎着东西到前台，问可否寄存一下。前台小姐优雅地说，她们没有这项服务。楚涤青再三哀求，因为她实在想不出再能放到哪里。前台小姐面露难色：“小姐，不是我们不肯，而是你看，我们这里连水杯都是统一的，不可能有别的东西。而且，客人的东西大多很贵重，我们保管不了。”

高档商场像是远离尘世的仙境，不食人间烟火，一个暂时充有钱人的女孩子瞬间就被打回了原形。

楚涤青想哭，她拎着袋子退后好几步，把衣服、鞋子、化妆品能塞的全塞在一起，还是有好几大包。冬天的衣服，太厚了。

她气恼地站在那里，用脚踢了下那几个大袋子，鼓鼓的袋子像是吃多了的猪，在地上笨拙地挪动着，越发让人生气。楚涤青又狠狠地踢了下，袋子往前滑动了好远，直接扑到了一位摩登淑女跟前，把她吓了一跳，看清来物，又扭头看看楚涤青，娇滴滴的带着十二分的不屑，“这里都是什么人啊！”

楚涤青理直气壮，“女人！”

摩登女娇娇嫩嫩的脸上现出鄙夷，高昂着头，高跟鞋叮叮地踩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声音似水蛇随着水珠扭动，“行，你厉害。”

楚涤青毫不示弱，望着那背影，“没你厉害。”切，不就是有钱吗？你的钱哪里来的？我不相信是赚的！最了不起，你也就是个富二代。

一想到这个词儿，楚涤青的大脑仿佛受了上天的光顾，灵感之神忽地驾到，她也顾不上刚才受到沈星岩的妈妈那有点阴阳的态度，拿起电话，狂翻一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的拨了过去。

“你好。”沈星岩沉稳而和煦的声音。

“那个，”投行是比任何其他行业都激烈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作战的女人都有些江湖豪气，干练有余，而淑女不足，“Mars，我是沈涤青。”

沈星岩忽地笑了，“什么，你什么时候改姓沈了？”

楚涤青差点给自己一个耳刮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是楚涤青。有个事情需要麻烦你。”电话突突地响，有插拨，不知是他的还是自己的，

不管了，“我现在要赶回公司一趟，还不知晚上几点能回家，能不能把我的东西放在你车里一会儿？”

“哦，”沈星岩似乎是犹豫了一下，插拨的声音不断，楚涤青硬挺着不看一下电话。

“好吧。”那头说，然后补充了一句，“你要是不急用的话。”

楚涤青喜出望外，“那太好了，麻烦你了。你能现在下来一下吗？”

“嗯，好，你在哪里？”

楚涤青简直是跳着说：“我在西门。就是正对着方正街的那个门。”

“好，一会儿见。”

收了线，楚涤青看了下手机，真的是有人在打自己的电话，是老妈。

“妈。”

“和谁在打电话呢？”

楚涤青心里一阵厌烦，“和我同事，有事吗？”

楚妈妈叹了口气，“没什么，还是那回事，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果然是这事儿！楚涤青压着口气，“等再说吧。”

“唉。”楚妈妈试探着说，“小袁过年来那几天，我就看你没给他好脸色。涤青，妈是过来人，知道女人要嫁个知疼知热的。”

楚涤青的心像被含着辣椒的热水烫了，又麻木，又疼痛。

“涤青，妈也知道，那A市不容易生活，可是，生活这东西没有最好……”

楚涤青远远地看见沈星岩，她也顾不上他妈妈在旁边，跳起来招了招手。沈星岩半抬手，回应了她一下。楚涤青草草地说：“妈，我知道了。我这还有事儿，回头再说吧。”

楚妈妈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嘱咐她要注意身体，楚涤青没细听就挂了电话，拿在手里，往前走了几步，“沈阿姨好。”

沈妈妈还是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点了点头表示回应。沈星岩的手上多了个袋子，他看了看地上，“你买的还真不少。”

楚涤青有些不好意思。刚才为了接妈妈的电话，忘了把强塞到一个袋子里的东西再拿出来。本来含有雍容高贵之气的袋子，有了几分麻袋相不说，里面被胡乱塞满的衣服更不成样子。尤其是那个让她当球踢的，有些皱，怎么看都不像是高档货。

沈妈妈的眉头皱了一下。楚涤青装作没看见，她笑呵呵地说：“不好意思，麻烦你了。”